

巫童 著

长篇小说

暗杀1905

第2部

1905年，发生了上百起政治暗杀，
慈禧、袁世凯、孙中山、蔡元培……
他们不是正在被人暗杀，就是在去暗
杀别人的路上。

翻开本书，重回那个惨烈、
紧张、诡异的大变局时代。



巫童 著

长篇小说

暗杀1905

第2部

1905年，发生了上百起政治暗杀，
慈禧、袁世凯、孙中山、蔡元培……
他们不是正在被人暗杀，就是在去暗
杀别人的路上。

翻开本书，重回那个惨烈、
紧张、诡异的大变局时代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暗杀 1905. 第 2 部 / 巫童著. — 福州: 海峡书局,
2015.4

ISBN 978-7-80691-942-2

I. ①暗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8749 号

暗杀 1905 · 第 2 部

著 者: 巫童

责任编辑: 魏芳

特约编辑: 张福建 朱若愚

策 划: 读客图书

版 权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 110 号海鑫大厦 7 楼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: 16.75

字 数: 237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91-942-2

定 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六月围城，角逐东京 /1
- 第二章 刺客与政客 /24
- 第三章 十四号当铺 /48
- 第四章 火烧江南制造局 /70
- 第五章 竞杀：最后的“夺鬼” /94
- 第六章 卷轴里的秘密 /123
- 第七章 生杀榜五大青者 /149
- 第八章 吴樾血溅出洋五大臣 /166
- 第九章 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 /176
- 第十章 无间轮回 /200
- 第十一章 终极一刺 /232

第一章 六月围城，角逐东京



东京湾码头

随着“信浓丸”号的逐渐驶近，平静了一整个上午的东京湾码头，终于有了新的动静。

就在所有人都抬头眺向海面时，码头的后方忽然间喧嚣起来。

杜心五回头望去。原本行人稀疏的街道上，不知从何处涌出一大群人来。这群人的着装打扮完全一致，均为黑色的学生服，额头溜光，脑后垂了一根正随着脚步左摇右晃的辫子。

如同变天一般，杜心五的脸色瞬间便阴沉下来。

“又是这帮学生！”他在心里暗道。

当年“庚子国变”后，举国惶惶。为振兴日渐衰微的国势，清廷大行“新政”，“奖游学”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，即由清廷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出洋留学，对归国留学生给予翰林、进士、举人等出身，并授予正式官职。这一举措，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大量有识青年响应号召，纷纷出洋留学，人数一度近万，其中不少人都是前往邻国日本。

这批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，因接触到各类新事物和新思想，特别是来自保皇党和革命党在海外的各种言论宣传，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，很快分化成了对立的两派，即保皇派和革命派。保皇派学生要保皇扶清，革命派学生要灭满兴汉，二者在对待清廷的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。这种本质上的南辕北辙，决定了两派学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，一旦相互碰面，爆发冲突几乎不可避免。

在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日本，特别是在东京，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况尤为突出。每逢聚众讲演，若两派均有学生在场，必定会发生激烈的争吵，乃至拳脚相加。孙文便曾有过这么一次经历。他曾应革命派学生之邀，出席一场讲演会，不料会场溜入一部分保皇派学生。当孙文痛斥列强侵略中华、清廷屈膝卖国之时，保皇派学生大肆起哄，率先挑事动手。孙文在王润生的保护下匆匆退场，杜心五则在教训了几个领头的保皇派学生后方才离开。

挤进码头的这群中国学生，脑后都拖着长短不一的辫子，显然属于保皇一派。在如此紧要的当口，这群保皇派学生忽然出现在东京湾码头，自然是风闻孙文抵达东京的消息，专为闹事而来。虽说只是一帮难成气候的青年学生，但杜心五仍然不敢有丝毫疏忽。在这等关键时刻，任何微小的差错，都有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眼见这群学生挤进人群后，很快安静下来，杜心五便转回头，继续盯着海面。

不远处，“信浓丸”号正在减慢航速，缓缓地驶入东京湾港池，并很快进入了既定的锚位。

虽说是一艘货客轮，以运载货物为主，但搭乘这班轮船的旅客不在少数，有三四百人之多。现在，“信浓丸”号上数以百计的旅客已经收拾好行李，或聚在甲板上，或拥在栏杆前，向码头上张望，搜寻着熟悉的面孔。一旦发现了亲友，这些旅客便情难自禁地挥舞手臂，或摘下帽子高举着摇晃。隔了一片海水，船上船下的呼喊声交叠起伏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
两声拉长的汽笛落下后，硕大的船体终于静止，“信浓丸”号稳稳当当地靠泊在码头边。客梯搭好，旅客们排成数列，开始拥挤着下

船。码头上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，纷纷挤向客梯口，有看见亲友的，老远就叫喊起了名字。

杜心五的眼睛随着人群动了起来。他的目光扫上客梯，接着从甲板的中段游移至左侧，又从左侧游移至右侧，如此往返了三遍，却始终未发现孙文的身影。别说孙文了，就连随行的王润生、宫崎滔天等人，他也没瞧见一个。

就在这时，身后忽然响开了刺耳的呐喊声！

那帮安静了好一阵子的保皇派学生，此刻突然间群情愤激，鼓噪而起。码头上人声鼎沸，这阵呐喊虽然响亮刺耳，却最终不免淹没在喧嚣之中。杜心五只隐约听见了“逆党”“叛贼”等词。这类不雅之词，骂的自然还是孙文了。

杜心五懒得理会这帮闹事的学生。他收回目光，继续在旅客中搜寻。“莫非在船上出了事？”始终不见孙文等人出现，杜心五的心不由往下沉，一股不祥之感在心头弥漫开来。

站在一旁的胡客，此时却把注意力放在了另一处。

虽然听杜心五描述过孙文的大致样貌，但到底没见过真容，是以胡客没有搜寻孙文的位置，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客梯口附近的人群上。他的目光如鹰般锐利，在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间跳转，搜寻着行迹可疑之人。很快，他的脸色有了不易察觉的细微变化。

眼见已有近一半的旅客下船，仍不见孙文，杜心五的担忧不禁越来越重。

杜心五自然不知道，尚在台湾时，未登上“信浓丸”号之前，孙文一行人就在王润生的要求下，进行了易容改装，以免像去欧洲的轮船上那般被人盯梢跟踪。此刻，孙文、王润生和宫崎滔天等人，早已变换了一张面孔，随在人流中走下了客梯。王润生已经瞧见站在人群中四处张望的杜心五。他护着孙文，挤过拥挤的人群，朝杜心五靠近。

直到站在眼前，杜心五还没有认出，当王润生叫了一声后，他才收回注意力，开始打量眼前这几个“陌生”之人。他很快认出了王润生，也认出了站在王润生身后那位身穿青灰色长衫，头戴黑色礼帽，身高略矮且身形偏瘦的中年男人。中年男人扶了扶帽檐，抬起头来，

露出一张易容改装后极为生硬死板的脸，但帽檐下的一对眼睛，却格外的奕奕有神。

这中年男人便是孙文了。

杜心五正打算说什么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身旁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：“快走！”

这是胡客的催促声。

胡客说这话时，目光越过了杜心五。杜心五急忙转身，顺着胡客的目光朝后方望去。只见在熙攘的人群外围，少说也有二三十个戴黑色毡帽的人，正低垂着头，拨开拥挤的人群，朝这边挤来。

“孙先生易了容，这帮人怎会认得出来？”杜心五暗想，“是了，定是一直盯着我，看到我与人接头，便料想是孙先生到了。”

所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杜心五心里有数。他急忙领了孙文等人，迈开脚步就走。他没有选择向人群的外围退，反而朝人群的深处走。

“为什么往里面走？”王润生不解。

杜心五没有工夫做解释，只管一头扎向人群的深处。

走到人群的最拥堵处，杜心五忽然停下了脚步。

他扭头回望，数十个毡帽人已经挤入人群，合围而来，距离越来越近。

杜心五没有再移动。他站在原地，似乎有意等这些毡帽人靠近。

王润生瞧得真切，知道这群毡帽人不是善类。他面露急色，想出声催促，却被身边的孙文拦下了。杜心五已跟随孙文有一段时日，为孙文出生入死过多次，孙文对杜心五也算了解颇深。此时孙文沉着而镇定，这样的态度，来源于他对杜心五的绝对信任。

待那群毡帽人逼近至不足三丈远时，杜心五忽然冲附近的人群使眼色，并且举起右手连挥三下。

就在附近的人群中，十几个来自各会党的身手矫捷之人，早已潜伏了多时。杜心五方才等待，就是为了等这数十个毡帽人走入埋伏好的圈子。接到杜心五的命令后，十几个来自各会党的人，立刻行动起来，或打或骂，乱来一气，制造骚乱。原本就杂乱无序熙攘拥堵的

人群，被这样一瞎起哄，顿时你推我挤，叫骂翻天，陷入完全混乱的状态。那批毡帽人原本已十分接近目标，此时却突然陷入混乱的中心地带，拼了老命也是举步维艰，别说向前，就连后退一步也是难上加难。

杜心五趁机领着孙文等人，继续向前走，很快挤出人群，朝码头的东北侧疾行。

砰砰数响，身后响起了刺耳的枪声！

原本一团乱麻的人群，因听到这阵枪声，要么四散逃避，要么蹲趴在地上不敢动弹。杜心五想方设法制造的混乱局面，瞬间便不攻自破。那批毡帽人，也不再遮遮掩掩，纷纷掏出衣摆下的手枪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挤出人群，朝走远的孙文等人追去。

十几个会党的人，不顾生死，飞扑而上，好歹阻下了几个毡帽人，就地扭打起来。枪声作响，难免流血伤亡。原来蹲趴在地上的人群，大部分都爬起来抱头逃窜。那群挤在人群中的保皇派学生，此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奔逃的行列，转瞬间便作鸟兽散。



金蝉脱壳

在东京湾码头的东北侧，有一片入海口。一条名叫隅田川的外流河，自北而南流经东京城区后，在此注入大海。

杜心五等人奔行至入海口附近，跳上了停泊在岸边的一艘船。这艘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旭旗，乃是黑龙会的船，黄兴等人此时正守在船上接应。孙文一行人刚一上船，黄兴立即让船夫开船，逆着流水，驶入隅田川。

待那群毡帽人追抵岸边时，载有孙文的船早已去远。

一部分毡帽人当即沿河岸飞奔追赶，另一部分毡帽人抢了靠泊在岸边的两艘商船，乘船追击，欲要水陆包抄，分头夹击！

进入船舱后，孙文用水洗去面妆，恢复了本来的容貌。他摘下礼

帽，与黄兴等人一一见过。

此时危险仍未解除，杜心五甚至来不及引见胡客，便立马扑到窗前，盯着外面的情况。

“这帮人是什么来历？”杜心五问道。

“南帮。”胡客不假思索地说。

方才在码头上时，胡客已经注意到，这群毡帽人的手臂上都戴着一圈黑纱。当日胡客夜潜红船，阴差阳错地刺杀了南帮暗扎子的领头人，如今这群毡帽人臂缠黑纱，恰好与此事挂上钩。这群毡帽人少说也有二三十个，如此看来，南帮必然又从国内增派了一批暗扎子前来。

“船速提到最快。”胡客望了一眼沿水陆两路逐渐追近的毡帽人，“在进入神田川之前，绝不能被这些人追上。”

到底是黑龙会的船，寻常的商船自然无法相比，船速提到最快后，原本已经追近的两艘商船，逐渐被甩开，岸上追赶的毡帽人，更是被抛下了一大段距离。

然而毕竟未脱险境，且船舱也非商讨大事的地方，孙文等人都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

舱内一阵静默。

直到此时，胡客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孙文。虽已年近四十，但孙文的容貌仍十分俊雅，寸长的头发，隶字的胡须，配以一身青灰色长衫，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透出书生的儒雅气质，但那对看似慈祥的眼睛里，却饱含着硬朗坚毅的内容。孙文的身子骨很瘦，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瘦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胡客总感觉孙文的身上，透着一股子常人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质。

船行一阵，守在窗前的杜心五轻轻吐出两个字：“快了。”

黄兴等人立即抬起了头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站起身来。

在船的前方，一座气势恢宏的桥梁，已然遥遥在望。

那便是两国桥了。

在江户时代的早期，隅田川上修建起了第一座桥梁。因桥的东西两侧分属武藏国和下总国，故该桥建成后，便被命名为“两国桥”。

此时黑龙会的船逆流而上，一旦穿过这座两国桥，就将抵达神田川和隅田川的交汇点。

在穿过两国桥底时，胡客回望后方追赶的毡帽人。距离已经被拉得足够开了。他转回头来，冲杜心五点了点头。

“转左！”杜心五提高了嗓音。

向左转向，那就是要进入神田川了。

杜心五话音一落，心中便想：“想必宋先生和陶先生他们，已经准备好了吧。”

胡客的猜测是正确的，后方追赶的这群毡帽人，正是南帮暗扎子。

那晚在红船上，南帮暗扎子的领头人被胡客刺杀，南帮很快从国内增派了一批新的暗扎子前来，一则调查领头被杀一事，寻找凶手；二则继续刺杀孙文的行动，誓要将孙文的性命永远留在东京。

此时此刻，眼看黑龙会的船越行越远，站在商船船头的暗扎子新领头人，不由窝了一肚子火。他的脾气有些暴躁，将毡帽摘下来，捏握在手中。可就算他将毡帽撕成粉碎，那也无济于事。这两艘抢来的商船船速不快，想追上黑龙会的船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沿河岸飞奔追赶的另一部分暗扎子，已经落后商船有数十丈远，更别提追赶前面黑龙会的船了。

穿过两国桥后，前方黑龙会的船忽然向左转向，消失在了神田川的河湾交汇口。

领头人的眼睛顿时一亮。

神田川是隅田川的支流，河面的宽度远远比不上隅田川，甚至有一截河段异常狭窄。黑龙会的船如果一直在宽阔的隅田川上行驶，两艘商船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的，迟早会让它跑没了影。但在河道狭窄的神田川上，情况却很可能有所不同。神田川横穿东京城区，乃是一条热闹繁华的河流，河道上常有大大小小的船只往来穿梭。神田川的河道偏偏过于狭窄，一旦有其他大型船只行驶，阻拦了河道，黑龙会的船必然减速，甚至被迫停下，这就给了后面的商船追赶的机会。

领头人急忙命令两艘商船转向驶入神田川。他下达命令的口吻十分急切，看得出来，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
神田川上果然往来船只极多。暗扎子的商船刚一转入神田川，便和两艘迎面而来的小型客船错身而过。放眼望去，前方河道上还有不少零星船只，黑龙会的船已经减慢速度，尚未走远。再往前行驶不久，就将进入那截狭窄的河道，黑龙会的船定然跑不了！领头人右手举起，已经捏得有些变形的毡帽重新扣在了头上。“想走水路逃进神田区，”他嘴角微微一扬，心中暗道，“我定叫你们没这个命！”

神田川水路不畅，不时会遇到相向而来的行船。黑龙会的船被迫放慢了速度。两艘在后追赶的商船同样受困于此，也跟着慢了下来。此消彼减，短时间内，二者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多少。

只不过这样一来，岸上徒步追赶的那批暗扎子却有了机会。

这批暗扎子已经沿河岸追赶了好几里路，此时终于趁机赶超过了商船，很快又追上了前方黑龙会的船。只不过孙文等人躲在船舱内，暗扎子纵然有枪在手，也没有击打的目标，又飞不过一水之隔，只好同黑龙会的船并行着奔跑。

转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河湾，前方忽然出现了一座横跨神田川的桥梁。

真正的机会终于来了！

岸上的暗扎子纷纷加快脚步，赶过了黑龙会的船，抢先一步抵达了桥上，还没来得及喘上几口气，黑龙会的船已迎面驶来，自桥底穿过。

十几个暗扎子毫不犹豫地越过栏杆，张开双臂，如鹰般从天而降，纷纷落在黑龙会的船上。一个人自上而下的冲击力不算大，但十几个人加在一处，力道便不容小视，船体顿时晃动起来。

后方的领头人望见这一幕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对于这批手下的能力，他有着充足的信心。

果然，这十几个暗扎子钻入船舱后不久，前方黑龙会的船便开始减速，最终在河道中央停了下来。有暗扎子走出船舱，高举右手，左右挥舞两下，又上下挥舞两下。那是已经控制住局面的意思。

两艘商船迅速靠近，跳板搭好，领头人带领其他暗扎子飞快登上

了黑龙会的船。

“姓孙的在哪儿？”刚一踏足船面，领头人就迫不及待地大声问。

被询问的暗扎子脸色有些难看，摇了摇头。

领头人不等他回答，便抢步冲入船舱，却见舱内空空荡荡，竟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“人呢？”他回头喝问。

“各处都搜过了，连底舱也检查了，没……没见到人。”

这时，有暗扎子从舱外押进来两人，乃是驾驶这艘船的船夫。整艘船上，只找到了这两个船夫，其余人皆不见。

“这里面的人呢？”领头人冲两个船夫喝问。

押船夫进来的暗扎子已经审问过了，闻言便答：“领头，我们被姓孙的摆了一道……”

“给我闭嘴！”领头人横了他一眼。

那暗扎子知道领头人正在气头上，生恐自己成了出气筒，当即闭了嘴，不敢再言。

领头人摆正视线，直视两个船夫，语气如刀：“人在哪里？”

两个船夫被一群暗扎子围住，另有两支枪顶在后背，不敢隐瞒，战战兢兢地将事情讲了一遍。

原来在转向驶入神田川之后，趁着暗扎子的商船被抛在远处，且被河湾阻隔了视线，孙文等人急忙换乘，登上了提前泊在岸边的两艘小型客船。客船上有宋教仁和陶成章等人做接应。两艘客船反向驶回隅田川，沿原路朝东京湾码头而去。

领头人顿时想起，在转入神田川之初，自己所在的商船曾与两艘客船擦身而过，想不到苦苦追杀的目标，竟在那时溜脱了。

“押他二人去开船！”领头人拳头紧握，“赶紧掉头追！”

黑龙会的船重新开动，掉了个头，以风驰电掣的速度顺水而下。领头人只盼能赶在孙文等人到达东京湾码头之前，将其追上。

一路不见船影。

直到驶抵隅田川的入海口，才远远望见了两艘客船。

两艘客船没有出现在东京湾码头，而是行驶到了广阔的海面上。

这一幕，使得领头人预料到了不好的结果。但他还是命令开船靠近，派人登上客船查看。果然如他预想的一样，两艘客船上早已没了人。孙文等人早已不知在何处上岸，无人的客船是顺着隅田川的水流，被冲到海面上来的。

这一次，领头人罕见地没有再发脾气。

他站在船头思虑了一会儿，忽然命令将船开回隅田川上。隅田川流经的是东京城区的繁华地带，两岸遍植樱花，是赏玩散步的好去处，沿岸常有市民走动，而孙文一行二十余人，走在路上，是极其招人眼目的。他相信，一定有人见到孙文等人弃船上岸！只要找到孙文等人上岸的地点，再四处寻人询问，总能循着蛛丝马迹，将孙文等人的行踪挖出来！

暗扎子们是这么办的，还真就找到了孙文一行人的上岸点，在一段樱花树极为繁茂的河岸，并且向路人打听到了孙文等人的行路方向。

领头人一声令下，暗扎子们如同重新嗅到了气味的猎犬，开始了对猎物的新一轮追踪。



截杀

护送孙文的行动，表面上是杜心五在负责指挥，但实际的决策者却是胡客。

胡客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，然而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。

按照胡客最初的判断，隐伏在暗处的几路人，应该会选择在东京湾码头上，趁着孙文下船时动手，因为这是最好的时机。一直以来，做任何事，胡客都力图掌控局面。为此，他提前拟定好了每一步计划：在东京湾码头上埋伏人手制造混乱，赢得在隅田川入海口登船的时间，接着驶入神田川偷梁换柱，最后折返回隅田川上金蝉脱壳。这个计划，得到了杜心五的全盘接受。计划的实施过程，可以说是十分

成功，南帮暗扎子完全上当，从始至终疲于奔命，最终迫到漂至海面的两艘无人的客船上。然而结果并非胡客所想要的。因为除了南帮暗扎子和一群不成气候的保皇派学生外，另外几路人都未在东京湾码头上现身，尤其是北帮暗扎子和御捕门捕者。南帮能增派暗扎子前来，北帮也一定能做到，揭了赏金榜，就没有半途而废的说法。至于那批御捕门的捕者，在早早抵达东京后，一直蛰伏于暗处，至今没有现身，成为了最大的潜在威胁。

此时此刻，胡客正与孙文等人一起，穿行在东京城内的街道上。

现在胡客所面临的，是一个不确定的局面，一个难以掌控的局面。那群南帮暗扎子，即便足够聪明，要想循着踪迹追上来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暂且不用去考虑。但北帮暗扎子和御捕门捕者，却可能随时随地冒出来，杀自己一个措手不及。看来要想将孙文安全送抵神田锦辉馆，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
为避免完全陷入被动，胡客将队伍打散成了三节：光复会的人由陶成章带领，走在最前面，负责探路；黄兴和宋教仁带着华兴会的人，落在最尾，负责断后；胡客、杜心五、王润生、宫崎滔天等人护着孙文，与兴中会的人一起，走在中间。三拨人相互间隔了有十来丈的距离。这样可以避免陷于一处，一旦有危险出现，三拨人可以彼此接应，留有回旋的余地。

一路向锦辉馆方向疾行。

东京城内的街道大都十分宽阔，两侧均匀的行道树绿意葱葱，掩映着街边黄墙蓝顶的双层民居，别有一番异国情调。阳光晴好，街上行人颇多。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，两个日本警察正好路过，当即将走在最前面的光复会众人叫住了。

不久前的码头命案还未告破，如今东京湾码头又发生了枪击事件，东京警视厅立刻派出大批警力赶往事发地点进行调查，同时出动不少警察在城内巡逻，看看能否发现可疑之人。孙文一行人虽然分成了三拨，但每一拨都有将近十人，且又是中国人的穿着打扮，因此被两个巡逻的警察当作可疑人等拦了下来。

“后面那些人，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”警察用日语和陶成章进行

着交流。

陶成章回头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两个警察显然不相信陶成章，其中一个冲孙文等人招手，将另外两拨人都叫到了十字路口，然后开始盘问，想看看这三拨人是否与码头的枪击事件有关。

四周围观的路人逐渐多了起来，纷纷驻足观望，甚至连树下的乞丐也暂时忘了行乞，转而望向这边。

围观是人类的天性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但胡客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。

这些围观的路人，脚下站立的方位和相互间的距离有些奇特，不像随意站立，倒像是刻意为之。胡客的目光扫了一圈，吃惊地发现，四面八方的出路，都已被这些围观的路人掐断。

胡客立刻意识到了什么。他在杜心五的耳边耳语了几句。杜心五点点头，走向距离最近的一个路人，问了一句日语。

杜心五自认为说日语时还算口齿清晰，且这句话的意思也很简单，不过是询问东京湾码头怎么走，稍懂日语的人都能听明白。那路人穿着洋服，是典型的日本市民装扮，却似乎听不明白杜心五的话，脸上流露出了茫然的神色，这茫然之中又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。

胡客将那路人的神情变化看在了眼里。他不再管警察的盘问，护着孙文就走。王润生等人见了，急忙跟上。

“嘿！”两个警察用日语大声喊叫，“站住！”同时抢上几步，没有阻拦其他人，伸出手就去拉拽孙文。

两个警察的手刚探出一半，斜刺里突然伸来两只大手，将两人的手腕死死地拿住。两人无论如何用力，手却像被铁钳夹住了一般，再也进退不了分毫。两个警察惊讶地抬起目光，只见胡客如山似岳地立在身前，面色冷峻似铁，目光凛冽如刀。

胡客的双手同时催上了劲道。

两个警察手腕吃痛，“啊”地哼叫了一声，手掌一抖，两样东西掉落在了地上，竟是两枚薄薄的刀片。

王润生等人顿时心中雪亮，纷纷警戒。陶成章急忙掏出随身携带

的手枪，枪口对准了两个假警察。

四周忽然唰唰作响，围观的十余个路人，纷纷亮出了家伙，树底下坐着的三个乞丐，也捉起屁股下压着的匕首，扑了过来。两拨人一内一外，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态势。附近真正过路的行人，吓得急忙远远避开。

阳光炽烈，热浪翻滚，树荫下的十字路口，陷入一阵可怕的死寂。

“把枪收了。”寂静之中，胡客忽然叮嘱了一句，随即双手狠力地一拧。伴随“咔嚓”的脆响，两个假警察的手臂硬生生地被胡客拧脱了臼，哀号着滚倒在地。

这两声哀号犹如战场上冲杀的号角，两拨人顿时扑杀在了一起！

陶成章虽然不明白胡客的用意，但也依言将手枪收了起来。两伙人都用冷兵器，展开了近身肉搏。

这伙路人尽管人数不占优势，但身手迅猛，下手狠辣，招招直击要害。革命党人这边，除了杜心五、王润生和黄兴等人稍有武力外，其他人都较为文弱，杀伤有限，很快便落了下风。

胡客已经看出，这伙人有如此身手，十有八九是北帮暗扎子。他对北帮暗扎子没有好印象，当即将孙文交给杜心五和王润生看护，右手一抽，问天已握在手中。蛇打七寸，胡客瞄准暗扎子包围圈中最为薄弱的环节，一闪身杀了进去。胡客一出手便大不一样，立刻击杀一人，接着又重伤两人，顷刻之间，便缓解了被动的局势。

暗扎子见来了硬手，当即变转阵势，集中力量围攻胡客，要先将这枚眼中钉拔除。胡客正是要引暗扎子来攻击自己。他倚仗问天之利，在人丛中左冲右突，将暗扎子的阵势扯乱，很快在包围圈的北面撕开了一道口子。杜心五自然明白胡客的用意，当即与王润生一左一右，护着孙文，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。

胡客虽然勇猛，但毕竟只是双拳两脚，无论如何也阻拦不住十几个暗扎子。有三个暗扎子寻机摆脱了胡客，朝孙文等人追去。

“光复会的都过来！”陶成章大喝一声，召集龚保铨等人，在路口北面站住了脚，誓要将三个暗扎子拦住，给孙文等人赢得逃走的时间。

光复会众人不是身手狠辣的暗扎子的对手，很快魏兰和马洪亮便